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傳

友琴生傳

友琴生姓朱氏字原良金華人也六世祖漢上先生  
震以善易名至生克紹世業篤志讀書然不屑爲章  
句學而藝文之事咸精其能自三代秦漢六朝隋唐  
五季金宋以迄于今凡鐘鼎敦彝鬲卣壘尊玩用服  
御之器金鏤石刻繆章鳥篆楷隸之文圖畫之屬悉

能究其本末鑒其麤麁今世以好古博雅稱者深所推服以故士大夫樂與之游而善其所居室蕭然絕塵不畱佗長物惟置琴其中曰古人吾所尚友也雖然古人遠矣琴者古人性情所寓吾視之猶古人焉耳其不足爲吾友乎因自號曰友琴生又嘗語人曰昔歐陽子號六一居士謂一琴一壺一碁金石遺文一千卷書一萬卷與已爲六也夫身至貴也混五物而俱六是失已也琴至古也儕五物而各一是失物也要之皆非也今吾獨取琴而友視之友德之義不庶幾歟於是人咸謂生爲善取友云

論曰昔先師朱微公有琴名雪夜宿嘗勒銘其腹以遺丞相王魯公其辭云養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無私物有則我獨與子鈞其深至哉言乎言琴之用者無以加於是矣原良魯公里中子也以琴爲友其能服膺微公之言者耶

### 喻夫人傳

喻夫人者諱德常字可貞當塗人也喻縣大姓也家素饒於貲父汝政仕嘗管財賦有五女子夫人長且賢甚愛之慎擇所宜歸者於是同里陶先生安方以文學名乃以夫人歸焉先生風檢清遠平居惟篤志

問學著書以爲業而夫人善理家事無鉅細皆井井有條用是先生得不以猥務瑣故嬰其心日致力於文藝所造益深矣夫人雅不愛華飾歲時歸寧四女弟皆適巨室服御競侈靡夫人素粧靜儀處其間意澹如也先生旣領鄉薦親戚里黨皆來賀夫人曾不以爲喜及下第歸夫人亦無有不悅之色或問之夫人曰垂逢得失是有命焉奚必置欣戚其間也暨先生居宰垣躋政路祿俸之入充足矣而夫人奉身益廉處家益簡薄唯承祭祀延賓客則必致其豐常戒家人曰夫君有儉德今幸顯融吾所以相之者敢不

愈加謹乎初夫人逮事其姑徐徐性嚴重夫人事之備極恭巽雞鳴盥櫛畢即詣前候起居已乃具甘旨以進左右承順每事必得其驩心徐以夫人事之至也每語人口昔吾事吾舅舅謂我盡婦道臨終祝曰新婦事我善我且死無以爲新婦報願新婦有子婦亦如新婦善事我也舅言今其驗矣先生適他往而姑屬疾夫人親嚮藥晝夜扶掖衣屢下解帶及卒哀毀過情而治喪無違禮暨從宦金陵請其母與俱母辭曰吾甚戀鄉土今遠行恐以骸骨繫汝也夫人謂時亂田野非所安力請以行未幾其族殲於兵而母

獨得以天年終養生送死於禮尤無闕二子晟旣  
授經延名師教之先生夙夜在公無休暇義方之訓  
出於夫人居多夫人秉志祗柔察理明亮而閑習於  
禮法閨門之內肅然有容蓋其在父母家稱賢女相  
其夫稱賢婦而教子稱賢母先生自窮居以至顯達  
凡所與游皆當世名人莫不知其有資於內助而夫  
人之爲賢也夫人卒年四十有七賢而不壽咸嗟悼  
之

贊曰配偶福之原也是故君子重之孔子剛詩殷雷  
雞鳴之篇與關雎葛覃並列於國風者以其能做戒

相成勸以義也嗚呼室家能以爲勸儆戒以相成此  
固配偶所爲賢家之所由昌歟以予所聞若喻夫人  
者蓋有之矣其羣行之懿足以輔教而導世故具著  
之于篇

### 熊孝子傳

熊孝子者名仁瞻唐洪州海昏縣人也性至孝仕爲  
左衛府參軍袁州宜春縣丞喪母奉櫬而歸卜宅兆  
於縣西之歸義鄉而其地岡阜峻嶮喪舉莫能致也  
仁瞻念非水道不可達誓傾家貲掘地爲川以通江  
方庀工俄而天大雨水自墓旁近地湧出成川與江

流接舟以得達而窀穸之事遂矣既葬結廬墓側居六年有慈烏來巢共稱異焉於是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列其孝行以聞大曆十年秋勅旌表其門閭仁瞻後再調江州司戶又遷越州蕭山縣令卒官年七十有三世因名其川曰孝子港橋曰孝感橋所居里門曰孝錫坊海昏至宋改建昌隸南康軍淳熙六年新安朱熹守南康首命有司依准勅令護其墓且遣使祭之其文曰熹假守茲土攷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太中大夫司馬高從亨中郎司馬延義以及熊君皆以孝德聞而熊君精

所感獨致涌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乃復以其事請于朝有旨游加旌表繼而嘉禾陸德輿來爲守聞而嘆曰熊孝子事前守朱文公之所表章也吾其敢不成其志則大書有唐熊氏旌表門閭八字勒諸石俾縣令鄭伯承新作其里門厥後爲守令者咸護視之惟謹莫或能廢也孝子子孫相繼縣衍至于今十一世矣

太史氏曰余家烏傷縣縣人有顏氏者秦人也蓋葬其親而躬負土焉群烏啣土來助烏吻皆傷故漢即其他縣且名之至唐又改名義烏孝孝行也及余得

建昌熊孝子事至慈烏來巢與吾顏氏事頗相類爲之於邑久之因竊嘆曰至哉孝乎一念之烈其感物固如是夫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哉

蘇君小傳

蘇君名友龍字伯夔婺之金華人其先眉之眉山人也眉山蘇氏其顯自文公及其二子文忠文定始文定之長子遲以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守婺有惠政移知處州婺民告于朝乞還守婺乃復以吏部侍郎帶前職知婺州卒贈少傅葬蘭谿之紫岩鄉因家金華而子孫遂爲婺州人矣少傅生龍圖閣直學士廣南

東路經略使贈少保簡少保生江東提刑秘閣修撰大理卿諤大理二子吏部郎中江西提刑林金溪知縣鬱吏部生顯謨閣待制知撫州熙撫州生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圭運幹生淮安主簿鎮金溪以吏部次子温州通判照爲子生嘉禾縣令在嘉禾生泉谷處士鎬處士德祐太學生也宋亡歸隱于家至元中諸生就徵皆誦處士獨不起以文學風誼名重當世生六子君爲次而淮安無嗣因命君後淮安君生十載而孤母夫人潘鞠而教之俾有成立君亦重自奮厲積學砥行籍然有名聲乃見推擇試吏以選得從

事閩中憲府遷廣東憲府椽又椽閩中宣閩遂由行  
宣政院辟江浙行中書省椽用累考及格調紹興路  
蕭山縣尹又除紹興總管府經歷不上階自承事郎  
轉文林郎行樞密院照磨遂陞朝列大夫浙行省左  
右司都事君在閩廣時憲使有以廉介爲同列所構  
者御史劾之章未至同列即命君奪其印言綱紀不  
可紊章未至印不可奪而憲使亦撫同列罪狀有左  
驗欲逮繫之君復言持憲度而自相詆毀非所宜憲  
使聽之俱賴以免連江縣有唐縣令孔幾所鑿湖溉  
田五萬畝幾又置並湖田百畝令民永以租入治湖

隄歲久事廢君白上官徵四歲逋祖治之並湖之  
賴以有成又歸學田之奪於豪民者以贍士士論稱  
之廣東宣憲二府歲科南海番禺兩縣田出錢以給  
宴饗曰分田錢吏因侵漁無度以爲常民不堪甚君  
白除之民大稱慶朝廷歲給諸郡新鈔而憲府監諸  
郡燒舊鈔如法舊憲使爲廣東守者獨不爲燒積十  
五年司鈔者不得代君奮然建議燒之鈔庫官率妻  
子羅拜以去汀寇逼漳州君往督漳爲守禦計吏欲  
籍民爲兵君曰我爲安民來柰何擾民也閱軍籍得  
放逸者二千使率以爲備城守旣固進兵擊之獲其



首亂者他將略爲已功君不以爲言其在浙省實掌漕事江浙歲運糧三百萬石給京師而漕官悉恃勢凌州郡強取贏無錫州獨不與則誣其糧惡不宜上供以激怒宰臣宰臣怒欲加罪本州君慨然曰吾爲掾而使上官用法失平是負掾矣白遣官驗視得實事乃解海寇作亂行省發官粟募民船載軍往捕之船未盡發而寇降遂議徵前所募粟君以船已爲官募而官不用則責不在船戶且其旣發則食粟殆盡而復徵之是陷之罪也不若止徵船之未發者宰臣避其言其在蕭山適歲侵發常平倉廩以賑民同列

或沈常執不可君曰以官粟活民何不可者盡發賑之民得活者數萬計縣無杜稷壇而風伯雨師壇前令售釋民爲浮圖君曰吾任民社之寄此而不卹何以令爲乃度地置壇壝具准令式吏胥或執官府短長爲民害咸寘之于理訟牒有及婦女者必斥去之居二年政績大著郡府常以劾近州獄諉之讞諸暨守奉命賜老人帛慢不親以授里胥因匿之事覺檄君按之君究其實守得無贓罪而定罪如本條州人有東西鄰爭斫風所拔大木者州罪東鄰東鄰不直請府訟府以其事下君往其地詢之則木乃南鄰無

主木也乃遂以前罪罪西鄰而木入于官其他所行  
事若此類甚衆會處州盜發君奉文告招撫之既平  
而樞密分院治于處君留樞屬因留處者久及遷職  
都司則時已不可爲因謝事而歸徜徉家林或漫游  
金陵日以書史自娛情之所觸輒聲於詩不屑事雕  
刻爲工也初文公歸葬於蜀文忠文定俱葬汝之郊  
城子孫阻遠不克時展省而娶之有蘇氏自少傅始  
而文忠之孫給事中嶠亦嘗守娶處士乃率族人爲  
祠宇合祀之且表坊門曰景蘇君念烝嘗之事久或  
不能繼議各割田摠其歲入以爲資族人皆從之

嘗至京師將留官于朝庶幾得將指使由陝西道  
中以入蜀展謁先塋訪族人以通譜牒然後出歸  
經襄陽抵河南以拜二蘇公之墓而後歸而適時已  
多故志弗克遂年亦且已老矣每言及輒慨然君歷  
官法當推恩父母不可得尤以爲憾誓不辱其先因  
自號曰栗齋言謹且畏以自志也君今年七十有二  
康健如五六十歲人生六子其第三子伯衡至正癸  
卯鄉進士有文學最知名

左史王禕曰蘇氏之所從來遠矣唐世自趙入蜀隱  
約數世至宋之盛而文公父子者出及其自蜀居娶

則光顯又累世當元之盛而君以生蓋上下不啻五  
百餘年矣昔文公與二子至京也翰林歐陽脩薦之  
以故名大顯以其父子皆知名故時稱文公爲老蘇  
余聞伯衡舉進士赴禮部君與俱行是時歐陽玄在  
翰林亦亟稱揚之而一時復以昔時稱文公者爲君  
稱至今以爲羨談也語曰莫爲之先雖羨而弗彰莫  
爲之後雖盛而弗傳豈謂是耶嗟乎蘇氏之澤益未  
艾也

瑯琊山人傳

瑯琊山人者姓范名常其字子權滁州人也滁爲城

環以平岡漫阜而瑯琊山獨巍然峙於西南去城可  
七八里范君世家滁瑯琊山人所爲號也初君之大  
父酉新有學行當宋季仕不大顯學者稱之曰青山  
先生至君復能世其學隱居不求知於時而時亦無  
能知之者今天子起兵淮右也首得滁君即杖策謁  
軍門 上知滁人之賢者獨范君與語意合留置幕  
下有所疑即以問君、每以實對輒稱旨而羣雄角  
立天下勢未定 上命君爲辭以禱上帝有奉天征  
討慮弗合於天心等語深契 上心旣而 上渡江  
取姑孰君以帥聞都事贊軍政留姑孰又移毗陵及

維揚會姑孰闕守遂命君守姑孰以簡易寬厚爲政  
居三年民親愛之旣去久思之猶不忘洪益建元  
上旣即天子位銳意於稽古禮文命君爲翰林直學  
士制禮作樂之事多委之尋以病謝事去歲餘上  
念舊臣在者如君無幾有旨徵詣闕俾仍任前職君  
頓首謝曰陛下之眷臣至矣臣雖老且病敢不竭  
力以事陛下上每宴閑命儒臣列坐賦詩以爲  
樂君輒操觚揮翰先成以獻上笑曰老范之詩  
質朴而無華不亦類其爲人者乎尋遷魏注起居注  
者古左右史之職魏注記人君之言動者也於是其任

親密矣君適有足疾數在告上即傳旨令其善自  
愛又賜以安車俾其出入勿與衆人同時人榮之或  
問范君曰山人隱者之稱也今君朝夕在天子左  
右爲侍從臣何隱者之稱爲稱乎君驟然應之曰  
予豈知人哉人之志固各有在者吾今雖忝列從臣  
抑鄉土之念誰能忘之顧吾犬馬之齒且益衰暮他  
日天子倘矜憐之則首丘之願可終遂矣是則山  
人之稱固吾所以志也而奚不可哉於是或者乃知  
其意所在云

太史氏曰余適滁登瑯琊山愛其林壑深美因問滁

父老以山所從得名或曰晉武帝平吳瑯琊王伯出  
滁中故山因名瑯琊也或曰晉元帝之爲瑯琊王也  
蓋嘗避地居此山用是得名以余論之伯雖出滁中  
未嘗駐此山山何故因而名當元帝時中國亂元帝  
將渡江故避此後既稱江表人故即其故號爲山名  
耳山上石壘遺迹尚存此其尤可驗者也及余考地  
理書見其所載各不同而李清臣言瑯琊名甲天下  
予故因論次范君事具著之于篇

### 趙賢母傳

賢母趙夫人徽姓葉氏婺之金華人也父曰謹翁用

儒學起家以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夫  
人幼承家學習聞詩禮之訓懿聲淑譽早見稱鄉戚間  
年及笄歸趙氏爲嗣滋字子潤之配趙氏宋秦悼王  
之後也世有屬籍宋亡家日以微夫人爲趙氏婦達  
事其舅姑克盡婦道舅姑有不悅輒惶懼跼蹐若無  
所容其身者而子聞純厚人也業醫常急於濟人未  
嘗與人較財利用是其家益匱夫人處之恒裕如營  
甘旨爲養曲盡其道舅姑不知家之爲貧也舅姑之  
喪以貧故窆多之事久未克舉夫人言及輒泣然流  
涕不憚動竟日以何而子潤死夫人治喪無違禮哀

毀如不欲生子潤之死夫人年四十有七矣有子四  
人曰古愚古怡古恒古悅而幼者猶在襁褓中夫人  
承其夫遺命以教子爲先務躬績紡以易食以長以  
育其子亦不知家之貧也且日早作治家事督諸子  
就學夜必焚燭課誦讀至夜分不寐以爲常平昔所  
聞嘉言善行每懇懇與諸子言之唯恐其不有成也  
由是諸子皆重自奮厲植業砥行有聞于鄉邦而古  
怡尤勇於爲義以善士稱於是趙氏自其高曾以下  
未塋者凡七喪夫人常爲古怡言若等藉祖宗之靈  
克有成立而先世遺魄猶未入土吾與若等情事之

未伸天地間罪人也古怡乃奔喪經營購得吉壤於  
北山夫容峰之原舉諸喪盡葬焉夫人曰若等今能  
成吾志吾無愧爲趙家婦即死可以見祖宗地下矣  
夫人得年六十而卒旣卒而古怡兄弟益相敦睦家  
產日豐裕嘗異爨而食矣古怡曰不可兄弟一體耳  
有無不可異也乃復合食而同居焉鄉人曰趙氏之  
尚義其賢母之教乎夫人卒今且餘十年鄉人之稱  
賢母者必曰趙氏趙氏云四子者古恒已卒四女皆  
適士族孫男四孫女四皆尚幼  
左史王禕曰余聞長老言金華趙氏宋宗室異時嘗

貴盛矣國亡家遂衰趙氏不絕如綫有節婦徐者實能再造其家而趙氏以有益再世而又得賢母焉是何趙氏閨門之多賢也傳曰配偶福之原也家之有福有不原於斯者乎余觀賢母善教其子若無甚難行者然夷考其行雖詩書所載何加焉以其可以軌世範俗也故具著之于篇

字說

宋瓚字說

吾友宋君景濂之令子瓚將冠以書來告曰願吾子之教之也予既禮辭不獲則為製其字曰仲圭而序

倚廿三卷  
十回頁  
誤  
岸頁  
下廿四頁

平藉今有材徒不得展孰與有年以享

材常情所甘材豐年嗇人用嗟怨抑人之

大是氣之賦厥有厚薄所稟者厚得年故

壽而孰無死子之天死由稟氣薄氣之薄

之天亦何心獨薄觀衆人碌碌庸

庸鳥獸同羣草木俱腐名與無足道者雖壽而

死與無生同凡若此者天實薄之其孰如子克自對

立受材之豐學行俱懿名譽昭晰沒世有聞雖則云

天其猶不死天之于子可謂已厚子達理者宜勿怨

天孰得孰失孰重孰輕造物其間豈果無意嗚呼季

貴盛矣國亡家遂衰趙氏不絕如綫有節婦徐者實能再造其家而趙氏以有益再世而又得賢母焉是何趙氏閨門之多賢也傳曰配偶福之原也家之有福有不原於斯者乎余觀賢母善教其子若無甚難行者然夷考其行雖詩書所載何加焉以其可以軌世範俗也故具著之于篇

字說

宋瓚字說

吾友宋君景濂之令子瓚將冠以書來告曰願吾子之教之也予既禮辭不獲則爲製其字曰仲圭而序

者材不如年藉令有材徒不得展孰與有年以享  
富有年無材常情所甘材豐年嗇人用嗟怨抑人之  
生稟氣於天是氣之賦厥有厚薄所稟者厚得年故  
壽雖曰有壽而孰無死子之天死由稟氣薄氣之薄  
者子適稟之天亦何心獨薄子法觀衆人碌碌庸  
庸鳥獸同羣草木俱腐名與無足道者雖壽而  
死與無生同凡若此者天實薄之其孰如子克自對  
立受材之豐學行俱懿名譽昭晰沒世有聞雖則云  
天其猶不死天之于子可謂已厚子達理者宜勿怨  
天孰得孰失孰重孰輕造物其間豈果無意嗚呼季



高又何怨爲子雖無怨人則哀子夫人所哀况吾朋  
友交誼之篤無媿金石死生契闊日遠日疎不有話  
言何以慰子子善自信豈待我言子母子元其哀尤  
切匪言之復無以慰之酒肴在前我之孔多嗚呼季  
高聞乎不聞尚饗

祭靈星祝文

天田所次實維農祥百穀旣成繫神之祐爰稽彝制  
式修明祀神其來格歲歲有年

祭高麗國山川祝文

高麗爲國奠于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

天地之塞吾其體節吾其氣仁義禮智以爲之性

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爲之教而推其用至於位

天地育萬物而後已視夫羽毛鱗介羣羣焉而生逐

逐焉而死者相去顧不甚遠矣乎而以所謂存與不

存即以人與禽獸相去爲不遠不亦過乎及吾久而

思之徵之於人驗之於已然後知孟子之言天下之

至論也何也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亦曰

存其所以爲人之道焉爾存之之道奈何全夫仁義

禮智之性而由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教而

已仁義禮智之性全於中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教由於外而後吾身可與天地並立而無愧斯其  
盡爲人之道焉苟弗能然則亦自過其躬而已爾自  
過其躬者非天之與我者有歟也吾則自致之也是  
則名雖爲人實何異於禽獸哉其猶異於禽獸焉者  
圓首方趾而已爾然褐食粟而已爾吾故曰孟子此  
言天下之至論也吾友金德元之長子其名曰存而  
朋友復字之曰思右有吾故推孟子之說以告之嗚呼  
存與不存間不容髮及而相去之遠若此思存其尚知  
所警哉

戴琦字說

錢唐戴君德剛命其嗣子之名曰琦旣冠其執友高  
則誠先生製其字曰景韓而其師胡龍臣先生屬予  
紬繹其字之義予惟古人命名製字或因乎物或  
因乎事旨各不同因乎物者孔鯉之類也因乎事者  
鄭寤生之類也至于後世復有因其人以爲名字者  
仲淹者王通之字范希文慕其人以之爲名焉亮者  
諸葛孔明之名陶潛慕其人以之爲字焉是故名之  
以紀其生字之以尊其名者古今之所重固不可苟  
焉而已也今夫琦美玉之別稱而宋有大儒君子曰  
魏國忠獻韓公實嘗以爲名公當東都盛時光輔三

朝咸有一德其豐功偉烈雖伊尹周公無以尚之今  
戴生因其名以爲名豈不以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顏何人哉希之則是故居之而不讓  
歟雖然慕其人而名其名將必倣其人而稱其名詩  
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人而不先哲之是例  
而欲其德之成業之就吾未之見也高先生之以景  
韓字生也所以教生尊其尊賢其賢之意亦旣至矣  
生其敬承之生質美而好學夫苟充其志而資之以  
無倦強其力而至之以不止毋以先哲爲不可及而  
日圖企及之則其所成就何可量也生其尚敬承之

哉

續喜聞過說

人不能以無過也人而至於堯舜可謂至矣而猶或  
不能以無過焉况其學焉而未至者乎是故聖人未  
嘗以有過絕人而每以改過望於人蓋其忠恕之至  
也故嘗論之君子之過也非有意爲之也非有意於  
爲過故有過必思於速改然而君子之欲改過也其  
必先於知過已有過不能以自知也其必先於聞過  
過之在已常人所惡聞惡聞已過則人孰肯以告之  
人之肯以其過告之者由已之喜於聞過也是故喜

聞過則必樂於知過樂於知過則必不憚於改過過而能改則過矣過而能寡則可以至於無過矣無過非聖人不能也聖如堯舜而猶謂其不能以無過蓋甚言無過之不易能也嗚呼由聞過而知過由知過而改過由改過而寡過由寡過而無過此聖賢學問始終之序歟吾觀聖門弟子亦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學聖人之道者其於過行過言宜若鮮矣而喜聞過者惟仲由不貳過者惟顏子其故何哉蓋仲由以勇顏子以仁惟勇也故言聞於過而有過則快於速改惟仁也故其於私欲能止之於始萌絕之

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不貳過則寡過之謂矣若仲由者雖未至於寡過夫既喜於聞過苟力行之於寡過乎何有嗚呼學者不有志於聖賢則已苟有志焉而庶幾自立於無過之地其必自仲由之喜聞過始矣溧水劉君彥肅有志於學者也所居之室題其額曰喜聞過曰吾朝夕以自厲也京口俞先生既演繹其義以爲說他日彥肅且復徵予言予因論其大要發先生之所未及豈獨復於君庶亦以自厲云爾作續喜聞過說

行狀

南稜先生行述

公諱炎澤字威仲姓王氏學者因其別號尊稱之曰南稜先生維王氏世爲太原之邦人五季時有仕爲節度使曰彥超者自會稽避地家于婺之義烏其後遂爲義烏人所居鄉曰鳳林族大以行世稱鳳林王氏公十世祖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宋三百年義烏第進士者自恩陽始八世祖從用七世祖悅贈宣奉大夫二子曰永年曰喬年永年紹聖元年進士仕京師爲國子博士嘗定居於濟南終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照國男贈正議大夫是生通判嘉

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鑄從政郎嚴州司法叅軍僑喬年不仕是生承奉郎濤光祿府君之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承奉府君之子寓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餘以賞延入官通朝籍剖郡符者不可悉數運幹府君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誠祖衛道奕世載德弗顯于時考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秦之孫女通齋先生由庚之女也公生於寶祐癸丑自幼岐嶷不凡稍長治舉子業有聲鄉邦旣乃肆力於聖賢之學蓋自

恩陽府君受業安定胡先生之門厥後累世皆顯門  
爲儒淵源之傳既有所本而通齋爲外大父學於徐  
文清公僑文清考亭朱子門人也其風聲氣習之所  
傳感發尤多矣公當運去物改之後窮居約處操行  
益堅殊無仕進意開門授徒戶外之屨至無所容又  
之部使者薦其行義乃起爲隰常山兩縣儒學教諭  
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皆以善教養得士譽居石峽  
歲餘即棄官而歸於是年已幾七十矣優游家林日  
以經史自娛祁寒盛暑手不釋卷然常苦嗽疾至順  
壬申八月十三日竟以不起享年八十公性端慤狀

貌偉然言論磊落如震雷驚霆傾豁洞達而見諸行  
事平實正大又如青天白日無所隱蔽人莫不畏伏  
而敬信之於書無所不讀唯求通其大義爲學者講  
說不支離穿鑿以爲精其文質直簡暢而理勝爲主  
詩歌則思冲澹而氣渾厚緣情托物一以寓之雅不  
屑事雕刻藻繪以爲工也所著摠二十卷曰南稜類  
稿歲于家初進士府君無嗣爲之嗣者不克紹其業  
更選於族人得公以爲子田廬俾公盡有之公固辭  
曰夫爲人後者貴能紹先業耳田廬非所計也而田  
廬或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墮者進士府君賢其言

卒成其志族黨素以是多之公娶傅氏先三十年卒  
子男二人長良玉江浙鄉貢副榜進士為衢州常山  
縣儒學教諭次瓊文三人適傅保許俊傅亨孫男四  
人裕禕補初皆業儒女一人適俞有慶公卒後其年  
十月日葬于縣南崇德鄉湖陽山先塋之次以傅氏  
相嗚呼公葬既久而懸絳之石猶無文以刻流風餘  
範日就湮沒禕實思焉是用疏其平生梗槩及世系  
里貫年壽卒葬之詳如右尚維有道德能文章者論  
次而褒顯之不朽之託庶幾有在云爾

謝君章行述

君章姓謝氏諱煥君章其字穎之寧都人祖諱復  
父諱仁君皆隱德弗仕君章少好學長通儒術而長  
於詩志倜儻尚氣節與人交不務為苟合論議不冗  
詘人卜年二十有三挾所有遊京師京師賢士大夫  
皆樂與之交居頃之一旦告所與游者曰吾無故而  
心忽悸得無吾親或有故乎即徑歸至家母果死君  
章服喪盡哀既免喪建昌府經歷清江彭君某聞君  
章名遣幣馬迎之為其子師翰林待制京兆杜公本  
嘗過彭君與君章話甚合盛稱道之未幾彭君死君  
章不遠數百里護其喪以還既而里居鬱鬱不樂乃

復遊京師名譽益聞諸公間戶部司計荅里麻君慕  
君章之賢親執弟子禮居數歲意倦游又徑歸屏居  
故廬若將終身焉今國子助教大梁黃君昭爲令於  
廣之新會有政聲君章以事躋其邑一見即相契惜  
君章之才不得試乃資而勸之又復游京師至是達  
官要人多有知君章矣大都留守判官段君定僧首  
闢館延君章君章與段君處凡七年段君所以爲君  
章地者甚至旣以名力薦于殿中侍御史楚僊護都  
君而集賢直學士始與麥公文貴復列其學行薦于  
丞相太平公於是丞相方銳意收用天下人才楚僊

護都君以丞相子又樂推轂士父子間得君章喜甚  
亟欲甄錄之會麥公有疾君章感其知己躬視鬻藥  
若子弟然因染病反就寓舍遽不起至正九年二月  
四日也得年四十有一段君爲具衣衾買棺以斂殯  
于文明門外是歲六月其子高生適從君章之友南  
豐張君烜來京師將奉柩以歸而貧無以爲資段君  
爲出重贖而黃君復來謁選乃與張君及四明倪君  
鉦共經紀之蓋倪君久交君章與張君皆勇於爲義  
者高生賴之故克歸葬于其鄉君章娶黃氏子男二  
人長即高生次賢生君章之游京師也嘗有諸王召



見君章君章見之引卮酒爲壽王坐飲不爲禮君章復引進酒曰王宗室重臣視一介布衣不翅草芥嚮之不禮於僕固宜然布衣以分則賤以道則尊故與王公實敵禮然則王雖尊不宜於僕不爲禮也今王誠能致禮於僕則尊賢下士之名王有之矣王歎賞其言爲避席以飲授經郎臨川危君素嘗偕君章謁時貴危君謙退固讓不敢坐上坐君章笑曰吾布衣也貴賤之際無所嫌敢坐諸君右遂坐上坐無所詘蓋君章平日豪俠自負類如此人用是多之然亦因是無所就以至於死亦可哀也已予因述其行而著

于篇使世之人如有如君章而不得遂其志者其於今矣夫善於文者當必有所發揚使君章託以爲不朽矣

### 趙君行狀

君諱必璇字仲寶姓趙氏九世祖曰宋周恭肅王元儼建炎初其子孫隨謁南渡有官至開府贈少保者譜軼其諱始來居蘭溪子孫遂爲今蘭溪州人高祖諱不棄通奉大夫太乙宮使曾祖諱善素丞經郎主管建康府崇禧觀祖諱汝鑄通春秋學授迪功郎充國史院檢閱累任州縣以練習法令中其選轉從政

郎潭州司法參軍自司法而上既遠有屬籍且世以  
文章起家簪紱蟬聯極鄉閭之榮盛考諱崇晉承宋  
學淵源之懿鬱爲醇儒未及仕而國事已非乃隱德  
不耀有子三人君其次也君性警敏而量寬弘局度  
凝重循循退讓有古人風讀經史能通大義善於辭  
令終日言論疊疊不倦而談辯捷出如珠貫矢發皆  
中倫理其分割是非商確成敗又如燭照數計而龜  
卜莫或有遺聽者靡不厭服自幼爲祖母徐夫人所  
鍾愛夫人年踰八十猶康疆無恙君致養唯謹嘗寢  
疾便穢手自浣滌奏圃常抱携之夫人感其志行

夕以籲天而語人必嘉嘆不已及夫人與考君相繼  
歿君服喪哀毀窳窳之事力經紀之不以煩諸父昆  
弟後家日饒裕歲時祭祀未嘗不追慕流涕痛親之  
不待而奉養之不遠也君年壯盛時尚氣節爲人排  
難解紛不遺餘力親戚里黨聚訟方殷君一言之頃  
能使之忿釋怨消由是有構爭者往往不直于官而  
唯君言是直同里蕭氏伯仲於君爲內外兄弟以分  
財不均致訟賄賂盛行互結勢援君中立不阿左右  
救援卒全其家來仕是州者賴君明達政體熟諳物  
情有疑事必從君詢訪而南行臺侍御史洛陽秦公

十不二字宜分  
寫不可照原存

江西廉訪使范陽張公與君交尤深君至晚歲乃專  
事沈默務為含容與物無忤人有忤君者亦不以介  
意無賢不肖皆得其驩心大飢貸細民粟適歲大侵  
無所償次年有秋咸信息徵之君歎曰比歲民阻饑  
得免於流亡者社二三今雖小稔忍即重困之乎凡  
貸於君者盡原其息為粟九百石大盜逼境居民逃  
避山谷間無賴之徒託名團結因事標掠事定皆抵  
罪君凡所至必諭之禍福相率相化得遠於罪戾者  
甚衆君平居撫族姻有惠接賓客有禮慶弔之儀不  
廢於間左鄉黨益以是多之其故第在州南更即舊

係本卷十四頁誤

天下之器無不適於用也而用於宗廟之中

宗廟之器均之為貴也吾獨以瓚為尤貴焉

莫先於裸也既裸以求神乃迎牲而畢事而

者實用鬱望之酒瓚以注之也詩曰瑟彼玉

在中是也以故六尊六彝凡以酌齊酒兩敦

十四頁  
在廿三

四璉六瑚八簋凡以盛黍稷而莫瓚為尤貴矣然人

徒知其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龍首華美而有容而不

知圭以為之柄所為貴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稽之於

禮有圭瓚璋璜之別而典瑞蓋曰裸圭有瓚春秋外

傳亦以瓚為鬯圭是則裸之用資乎瓚而瓚之實重

十不二字宜分  
寫不可照原序

江西廉訪使范陽張公與君交尤深君至晚歲乃專  
事沈默務為含容與物無忤人有忤君者亦不以介  
意無賢不肖皆得其驩心大飢貸細民粟適歲大侵  
無所償次年有秋咸信息徵之君歎曰比歲民阻饑  
得免於流亡者社二三今雖小稔忍即重困之乎凡  
貸於君者盡原其息為粟九百石大盜逼境居民逃  
避山谷間無賴之徒託名團結因事標掠事定皆抵  
罪君凡所至必諭之禍福相率相化得遠於罪戾者  
甚衆君平居撫族姻有惠接賓客有禮慶弔之儀不  
廢於閭左鄉堂益以是多之其故第在州南更即舊

其說曰天下之器無不適於用也而用於宗廟之中  
者為貴宗廟之器均之為貴也吾獨以瓚為尤貴焉  
是故祭莫先於裸也既裸以求神乃迎牲而畢事而  
所謂裸者實用鬱望之酒瓚以注之也詩曰瑟彼玉  
瓚黃流在中是也以故六尊六彝凡以酌齊酒兩敦  
四璉六瑚八簋凡以盛黍稷而莫瓚為尤貴矣然人  
徒知其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龍首華美而有容而不  
知圭以為之柄所為貴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稽之於  
禮有圭瓚璋璜之別而典瑞益曰裸圭有瓚春秋外  
傳亦以瓚為鬯圭是則裸之用資乎瓚而瓚之實重

乎圭也吾故於宗廟之器辨其用與其實知瓚之爲  
尤貴也吾故配名於瓚而字之以圭也雖然瓚之用  
以爲尤貴可也而尤未免於可器也局於可器則雖  
以夷吾之仁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吾未見其可也  
必也充之至於不可器斯其爲成德之君子矣詩不  
云乎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吾之期于尔瓚者不其在  
此歟

金存字說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予嘗疑其言爲過論夫人之與禽獸相去遠矣

耻以建新宇將終老其間自號曰松坡人因以松坡  
處士稱之焉初君少遭多難每以不及力學爲恨常  
謂今逢時休明家幸給足苟不薦於教子何以延續  
先世之遺緒哉於是米鹽細故皆身任其勞而使其  
子良恭專意於爲學受業鄉先生禮部郎中吳公之  
門鉅儒鴻生如同郡待制柳公修撰張公博士胡公  
及待制京兆杜公著作永嘉李公道由是州即訪館  
舍以款延良恭益用是磨礪浸灌克有成立以文學  
知名于時矣至正乙未之春君始感嗽疾入鑿弗效  
起居如常時一日忽語家人曰吾其逝矣即起盥手

足整衣冠正身而坐問日早暮衆以夜漏方下爲對  
君曰不及明矣良恭在旁雨泣告之曰死生之理如  
晝夜然吾年幾七袞死亦何憾然吾家詩書之澤垂  
三百年汝能以文學亢吾宗不啻足矣母徒以泣爲  
語訖氣息奄奄家人號呼良父復張目正視揮手止  
之滫然而逝七月己丑也享年六十有九君娶徐氏  
婦道母儀各盡其至子男一人即良恭女三人長適  
朱淳次早天次適龔泰孫男二人友直友諒女四人  
長適潘倚餘在室君爲人操履端慈存心制行要以  
不欺爲本有恩於人而無德色有全吾於已而不自表

裸故識與不識服其長者然其德充乎器智適於材  
誠使推其所有出爲世用則其事功之建當有大過  
人者顧乃韜光自閔晦迹弗彰其所有者僅著於一  
鄉而不及庸顯於當世此知君者之所爲憾至其死  
生之際不惑如此則雖知君者固亦莫能究其所造  
也嗚呼若君者誠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矣良恭將  
以丁酉二月壬申奉柩葬于州南銅山鄉塢口之原  
謂其友王禘曰吾不肖不能立身行道以顯揚先人  
之令名而先人又生無爵位不登名於史冊大慰泯  
沒無所託以傳于後然墓宜有銘阡宜有表用以昭

揭其潛晦惟是志業行誼及世系里貫年壽卒葬之  
詳予尚為我序次而書之吾將有請於當世有道德  
能文之君子采擇而論撰焉禕不敢辭乃為具疏其  
實如右

### 江夫人行述

夫人姓江氏諱愛世居于燕譜牒隆軼序系莫詳年  
十有七歸溫之永嘉陳氏為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  
院事騎都尉追封潁川郡伯諱芹之配初國兵南伐  
通政府君之父自中為宋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  
拒守分水關執節以死伯父宜中為宋右丞相兼樞

密使悼宗社之淪覆棄官浮海去不返通政府君與  
其凡葭弟萍俱幼育于外家婺之蘭溪楊氏世祖皇  
帝既取宋命物色丞相子弟之留江南者楊氏乃以  
通政府君兄弟歸于京師葭先卒萍寢長賜名年九克  
策實喇思事成宗為榮祿大夫宣政使武宗尤眷遇之  
特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仍以宣政使兼延慶使  
佩三珠虎符領土蕃宣慰使仁宗臨御之初司徒以  
官一品推恩三代於是曾祖景彥贈中奉大夫秘書  
卿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謚安惠祖春贈資德大夫集  
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謚恭僖曾祖母王氏

祖母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司馬府君贈銀青榮  
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謚康順母楊氏  
封溫國太夫人初通政府君與司徒同侍上左右俱  
被恩寵猶未及仕奉詔阿爾遜格至蘭溪追復故業而不幸遽  
以疾卒夫人所生子曰阿爾遜格愛穆柯早以門功入備宿衛  
受知于今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陞朝列大  
夫副留守乃援著令命府君以今階官勲爵而夫人  
從封阿爾遜格太君夫人幼秀慧能通孝經論語孟子諸  
書大義事府君極恭謹府君既沒治喪無違禮撫其  
孤既慈且嚴每謂陳氏故相門不可使廢學至嚮

珥為賢延師以教之治家有法親疏無間言平居置  
意於梵典日誦金剛諸經既薨居以靡他自誓因斷  
髮為比丘尼事聞六旨液賜名淨行俾祝釐內祠歲給  
衣糧及侍從者五人至正八年十一月疾作明年五  
月疾革遂以其月某日終于京師安富坊之寓舍壽  
六十有三子男一人即阿爾遜格愛穆柯女一人曰娟亦為比  
丘尼居禁苑司徒之子曰達幼孤夫人鞠之如已子  
至是同阿爾遜格愛穆柯奉柩南還而已又明年二月日附葬  
于蘭溪某鄉某原之兆先是夫人屬疾宮中問勞甚  
厚及至葬上命賜賻楮幣為緡者五千中官所賜



半之惟夫人生有淑德嬪于名閥遭值家難而能曲盡婦道陳氏之不墜夫人實爲有功不宜無辭以昭示于後嗣謹用纂述其梗槩使立言君子得詳焉

元中憲大夫僉庸田司事致仕王公行狀

公諱文處字君采姓王氏系出太原其先邠人也唐末有諱彥超者官爲節度使因避地居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子孫蕃衍世稱鳳林王氏宋初有自鳳林徙居金華郡城者五世而生本贈太師追封魯國公魯國生登政和二年進士奉議郎知相陰縣贈太師追封魏國公魏國生四子師醇鄉貢進士贈奉議

郎師心政和八年進士累遷給事中兼侍讀權吏部尚書除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爵東陽郡開國侯贈特進謚莊敏師古亦鄉貢進士師德宣議郎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莊敏生四子其第四子爲福建轉運司幹辦公事汾實與丞相魯國文定公准爲從兄弟幹辦生二子其次子杓通判嚴州實與魯齋先生文憲公柏爲三從兄弟通判公之曾大父也大父偕父庠皇贈從仕郎建德路分水縣尹母郭氏封恭人自通判仕嚴因家焉其後遂爲嚴之建德人公資性穎粹幼篤學能通經史大義年十

六以選掌郡學錢穀尋見推擇補郡府吏繼迂杭蘇  
二郡杭守王仲溫名卿也器公爲人以遠大期之遇  
以賓禮大德丁未杭城飢公理賑事所活數萬人用  
薦者陞浙西憲府椽會有例憲椽南人不得用復吏  
紹興貢舉法行就試不合又吏處州陞江浙行省理  
問所今史延祐庚申出爲椽福建帥府用年勞上名  
中書泰定丁卯授從仕郎温州路瑞安州判官後法  
久弊公詢諸土俗咸謂義役爲可行即爲第其富貧  
均賦之民大稱便大府因諉公賦旁州平陽役不闕  
月而畢其民稱便如瑞安二州後法皆久而不廢抗

之監官海岸崩行省檄諸州速追官修治之公被後董  
其後不踰期而事集宰臣察其廉能辟行省椽史其  
所掌多重獄每抱其獄稟堂上有所疑議無不立決  
者別曹事務常無領之投牒求仕者資其造就統多  
甲戌除承務郎處州路總管府經歷贊佐守貳鈐束  
吏屬大小政務趨辦以期舉無缺失者其年朝廷遣  
官錄囚行郡國公爲平反寃獄得免死者十九人莫  
不稱其明允後至元庚辰遷贛州路總管府推官刑  
獄無重輕必究心爲窮竟平反者尤多凡經其讞議  
人自以不寃贛所屬二州八縣其民好鬪而健訟往

往貧者殺子女以誣巨室富者養窮人爲親屬殺以  
害仇家相習成風爲害滋甚公下令嚴禁之有犯者  
無論情輕重悉生死三年之間民用不敢犯習俗丕  
變於是朝廷重更守令之選部使者交章舉公堪其  
任至正丙戌除天臨路湘鄉州知州換階奉議大夫  
湘鄉界在大湖之表而隣於溪洞其民頑悍素號難  
治公至則一用禮義化之作爲教條約民與共守又  
刻小學規程之書使家習而戶喻學校久廢乃集俊  
秀子弟延名儒爲之師使肄業學中又新作禮殿置  
雅樂聲名文物觀聽聿新州故別有義學學田五百

晦豪民占其田而屋亦壞公爲追積年之逋租而勸  
好義者更新之置師弟子負其體如州學士風翕然  
田政久不理大家與吏胥並緣爲奸利詭匿其稅額  
以避徭役而受役者多閭左之民公爲括其實俾自  
陳毋有隱即有隱沒田入官旣得其實乃定著于籍  
用爲賦役之差富貧以均民心悅服所在荒田募民  
有能畊墾者三年租稅勿有所與而境內無曠土塘  
池陂堰修築以時水旱不復能爲菑矣先是隸夫邏  
卒持文書行村落間需求貨賄鷄犬不得寧又民有  
冤詣官讞訴者奸胥輒把持之或嗾無賴之徒誣人

以非罪公灼知其情痛繩以法且禁在官之人悉不  
待下鄉况訟至庭中者是非曲直立爲辨決鈎深索  
隱洞中其肯啓而原情制罪一本乎寬恕民有鄧辛  
者以造僞鈔繫獄公鞠之初無左驗也破械釋之有  
胡正者賄姪不率教捷之因縊死公驗視之其死非  
縊實正踢中其腎致死也當正以本罪有譚公保者  
二歲而孤家產不貲盡占于叔父公諭以理即以還  
公保有唐用者以養女嫁陳福爲贅婿因勒福爲奴  
福不服則誣以他罪公問之得實俾福引妻歸本家  
有豪胥以女許嫁王必忠旣乃悔之歲久不成婚必

忠以訴公命依中人家禮納其幣當日即成婚豪民  
陳清素武斷鄉曲握持官府事家貲累鉅萬復衆慕  
奸人僞造鈔其家久輒殺其人以滅口陰結大官爲  
勢援所爲不法人莫敢誰何公發其罪惡父子皆坐  
死仍籍其家而還其所占土田于民大抵公之聽訟  
斷獄無問事輕重當避嫌苟得其情片言以決一日  
坐廳事有牛突入膝跪而淚墮公語之曰若有寃乎  
苟有寃若第往乃令人踵之往牛至屠家而止得私  
屠牛者痛懲之以已貲贖其牛而申嚴私宰之令咸  
謂公有神明之政矣會鄰郡盜圖寶慶徭僚反朝廷

五忠文公集卷十一  
連歲用兵討之軍旅使客皆道經是州公督運糧餉  
十餘萬石營辦軍器亦以鉅萬計州非驛道無傳置  
且舟楫不通轉輸供億之費悉資於民公賦之有方  
不擾而事集不足備俸錢三千緡欣助之故民雖勞  
而不怨大軍之討賊也不能習知山川之巖險以故  
持久無成功公募凡敢勇諳武藝習知谿洞形勢者  
助官軍戰數有功復令大家集民兵阨塞之處戍守  
之民恃以爲安著令民有鰥寡孤獨者居以養濟院  
而院廢甚公旣重爲飭治又新作捕盜司及賓館  
恩亭而神祠佛刹所當理者亦爲之新又定勝

虞塘二石橋悉繕完之其役尤鉅由公使民義故  
樂於趨事而赴功土俗拘陰陽家說親死或三四世  
不葬公與民約限六<sub>十</sub>日皆就葬不葬者以不孝論宿  
柩得入土者餘二千有客使其州搢積不能葬者則  
爲擇地以瘞之賜高年帛必手選厚繒面授之俾受  
實惠焉公在湘鄉三年信義旣明威惠並著教洽化  
孚變爲禮讓之俗倡優屏迹道無行丐之人兇頑之  
徒更相教戒習爲善良曰吾苟爲不善何面目見王  
公耶龔珏有隱德仇演有孝行皆表聞于朝雨暘風  
火有禱即應又數有芝草之瑞入其境民情舒以和

有熙熙之風焉於是治行於湖南諸郡最以年七十致其事士民相與告大府願留公毋行日千餘銜屬于道塗憲帥二府咸止公必俟乃可去公爲之勉留明年庚寅力辭而歸民庶攀留填塞路道號泣而別相率立公生祠三十餘所又編大夫士所頌歌鏤于梓爲甘棠集列人民所慕思鐫于石爲遺愛碑公旣東歸日徜徉于家林適時多艱行省承制起公攝建德路摠管府治中敦迫就職不容辭避而有攝郡守者方專權自用勢不相下則構危言以中公賴必辨其誣事遂解而公竟以疾卒于杭之寓舍朝

公中憲大夫僉庸田司事致仕命下而公不及待矣公生于至元戊寅二月十九日卒于至正癸巳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六以其月二十七日歸葬建德縣西青山之原公狀貌魁梧衣冠偉然剛正之氣動形於辭色遇人待物一以誠敬無少間節操廉介門無私謁在湘鄉時有二官濫漁利歸于州守公曰官利乃可私用邪斥去不受故談者謂其如朱絲之直玉壺之清家居奉祭祀悉遵朱氏家禮事其母備極孝道教其子皆有學有文公元配方氏封恭人子男八人潤用止善建中壽康尚雄女五人適姚至能吳

昇齊唐卿姚昂朱元澤馬元達孫男十四人籍稠穆  
秉廩積穀穎異擇秩穰種程女九人惟公生于文獻  
之家夙以材自見拾級而陞爰有祿仕能名異績所  
至著聞晚乃專任民社之寄克以所學施於有政觀  
其化民成俗本乎禮義以爲治雖古循吏如文翁之  
治蜀韓延壽之治渤海何以尚之公歿且葬而世系  
官代治行之詳未及有所登載建中以告禕曰先人  
之所不朽者維文字是託失今弗圖恐遂湮沒豈無  
他人以惟子也屬禕不敢辭乃撫其實具書之庸埃  
述作之家採擇而論次焉

故叅軍霽郡伯胡公行述

公諱深字仲淵姓胡氏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  
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璠璠生文虎  
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湧湧生衢州錄事叅軍松年  
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溫州樂清縣令璿璿  
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祖也祖諱堂  
妣李氏考諱鉅仕元爲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  
郎妣趙氏公有奇質讀書過目即成誦員外府君早  
歲宦游京師公甫十歲而季夫人與趙夫人相繼沒  
公侍大父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而學業益以

進下筆爲文數百言可立就弱冠游京師適負外府  
君仕高麗乃往候焉居久之負外府君捐館舍而繼  
母實生弟海年尚幼公泣謂海曰天禍我家我父棄  
諸孤萬里外今吾奉匱南還爾其畱此以事母他日  
吾當復迎吾母與爾矣舟行一日泊大岷下夜夢父  
老語之曰此岷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頃大風  
雨至岷果崩墮水聲如萬雷霆人謂此其孝感所致  
云旣歸葬遂廬于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  
謀醫藥術數卜筮佛老之書而研究之然於醫尤精  
常曰窮而在下者不能及物唯鑿可能濟人耳乃建

藥肆市中有以疾病來告者輒與之藥弗與計直也  
至正壬辰江淮倣擾盜賊蔓延閩浙間由建之浦城  
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生民無所賴  
禍將及矣乃集鄉民共爲守禦計而結寨於湖山於  
是處州境內民相挺爲盜江浙行省調萬戶石抹公  
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其軍事一見懼如平生石抹  
公喜曰吾事濟矣湖籌策今無與比區區小醜不足  
平也即檄屬縣募壯士爲軍十日間得數千軍下竹  
口傳檄賊中曰爾等皆良民因誑誤故爲亂棄仗即  
仍爲良民耳賊中傳相謂曰胡君長者其不欺我盍



歸之盡燬器械相率肉袒來請罪公一緩之以恩餘  
寇次第而平歲甲午二月石抹公還臨海公亦歸隱  
於湖山三月溫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  
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晉討之道曰處州辟公計事公  
與語意合軍事請公叅謀之公曰除暴所以救民今  
溫城叛者止一二人若破其城玉石不分如平民何  
此宜以計取不可以力攻也乃遣辨士入城說其黨  
曰韓虎陳安國悖逆亂常今王師致討大兵四集旦  
夕即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等胡爲爲賊守自取  
作壘粉耶今將軍念若等未忍即加兵若等能去逆

效順悉縱宥苟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矣其黨聞  
語已咸相向泣曰吾屬自度皆旦暮鬼耳今乃蒙將  
軍開生路敢不惟命六月果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  
瀕海民以漁爲業是時城閉者三月民貧甚公即請  
發粟賑之事有不便者皆爲之更除驩聲載道曰吾  
民早得見胡君豈至顛沛如是耶恩寧普公欲列公  
功以聞于朝公謝曰幸遇明公爲知己得效寸尺志  
願足矣何以功爲旣而恩寧普公以行省叅政摠兵  
番易復辟公與俱行軍務無巨細悉諉之信任之者  
益至歲丙申六月青田潘惟賢華仲賢聚衆爲亂聲

言攻龍泉縣長吏聞風遁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  
先生毅與門弟子集熾擊退之縣長吏及里中惡少  
年疾其功因害王先生公時在番易聞之馳而歸語  
同門友曰昔毛術能爲師復仇吾徒顧不能耶乃引  
兵執害王先生者盡殲之遂從事于青田而麗水之  
浮雲泉溪賊並起歲丁酉春縉雲之黃村松陽之  
白岩遂昌之大社無籍之民盡爲賊勢連結不可遏  
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行樞密院判官  
分院鎮處州既至即假公本院行軍都事統兵以討  
亂九月攻泉溪賊寨拔之十一月又平浮雲歲戊戌

正月白岩賊來降五月縉雲賊亦平八月移師攻遂  
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巢穴出迎敵公望見笑  
曰此非天授我乎使賊堅守窟穴未易即殄滅今日  
之來送死必矣乃分部諸校以正兵與接戰以奇兵  
左右翼夾擊之別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  
面受擊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  
之乘勝直擣大社周天覺降乃班師歲己亥秋以兵  
討青田賊黨金德安誅潘惟賢兄弟以降於是處之  
境內諸賊悉平矣先是國兵取浙東衢婺旣下獨處  
州爲石抹公所守不肯降是歲冬 今上皇帝遣僉

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林公出戰敗  
北人軍遂入城而分兵取屬縣未附者公時以假元  
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爲拒守計  
四縣士民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公治兵  
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未聞有一命之錫國家則  
負公公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不得已挺身見  
胡公而四縣因得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驛召至南  
京待以殊禮居無何擢中書省左司員外郎 上日  
與公議論天下事公有言 上未嘗不稱善也歲庚  
子秋命公相龍灣虎口形勢築二城以衛京師工不

煩而事以集歲辛丑秋有旨命公還處州招集

部將校士卒以從征西歲壬寅春從 上平汪

公以親軍指揮領兵守吉安會浙東苗軍叛

既被害而處城亦爲其所據 上命公以所部

還復處城比至城已復即除公浙東行中書省左

司郎中摠制處州軍民事時山寇乘苗之亂往

發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盡誅之於是守兵猶

公募之得勝卒萬餘人軍需糧餉雖取給於民而

素受其惠咸樂輸之無敢後時江西俱食浙東

有司十分抽其二商賈絕少公請二十分取一從

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林公出戰敗  
北人軍遂入城而分兵取屬縣未附者公時以假元  
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為拒守計  
四縣士民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公治兵  
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未聞有一命之錫國家則  
負公公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不得已挺身見  
胡公而四縣因得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驛召至南  
京待以殊禮居無何擢中書省左司員外郎 上曰  
與公議論天下事公有言 上未嘗不稱善也歲庚  
子秋命公相龍灣虎口形勢築二城以衛京師工不

集下未詳何言後重  
信存二言

公而事以集歲辛丑秋有旨命公還處州招集

將校士卒以從征西歲壬寅春從 上平汪

公以親軍指揮領兵守吉安會浙東苗軍叛守

以害而處城亦為其所據 上命公以所部

還復處城比至城已復即除公浙東行中書省左

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時山寇乘苗之亂往往竊

發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盡誅之於是守兵猶單

公募之得勝卒萬餘人軍需糧餉雖取給於民而民

素受其惠咸樂輸之無敢後時江西俱食浙東鹽而

有司十分抽其二商賈絕少公請二十分取一從之

所部者下未詳何言  
信存二言

取者廼通軍用以給歲癸卯春諸暨守將謝再興以城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擊却之公引兵去之援因建議以謂諸暨浙東藩障諸暨不守則衢婺不支矣乃度地距諸暨五十里極岩下別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壕柵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議別爲城守計使者至城已完上嘆賞不已已而浙西將李貞大舉入寇兵號六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廼引去上念公立城之功遣名馬賜之青田之廬茨地接閩境人素曠悍恃其地險惡屢叛屢服至是乘我師在外復爲寇公還引兵直抵其地二十年通

誅之徒悉就殄滅人咸快之歲甲辰秋温州方明善取平陽時平陽已爲我所有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領大軍攻温州明善窘感乃與其叔國珍議納歲貢銀三萬兩有旨俾班師公乃入覲上欲遂柄用之公以邊境未寧願還守外以自効時上旣即王位乃除公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陞辭上諭之曰侯閩浙俱平當還汝中書矣歲乙巳春福建陳有定來寇邊公率師往征之遂取建之浦城繼而建之崇安建陽二縣亦俱下上遣使賜以所御名馬將士賞勞有差建之守將阮德柔以兵四

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二柵有定  
大恐盡率精銳來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匹被  
執有定旣得公甚相禮待公因具道主上神聖四  
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以撼之  
有定初無害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公遂遇害于福  
州得年五十有二訃聞上痛悼不已遣使卹其家  
祭之命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  
官職勲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絕人  
其於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弗精詣者性倜儻好施  
予賢士大夫有貧乏者傾橐以餽之弗吝也其守鄉

郡凡五載馭民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僇一卒  
恩惠在人甚多故其沒也聞者無不流涕鄉人爲立  
祠以祀之公先配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禎今  
爲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司事次曰祀女一人適  
同里章存厚繼室楊氏故中書左司郎中元杲之妹  
也公旣沒之二年禎等乃刻木爲象具衣冠以葬實  
附于園原先塋之次會國兵旣取閩俘有定至京  
上命禎齎其肉以祭公禱辱與公交二十年知其爲  
人學贍而才裕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遭時叔季未  
及有所對立及旣結知真主庶幾有以自見於事

功矣而昊天不弔不及竟其才之用以究其志之所  
欲爲豈非其命也夫公當定謚於奉常立傳於國史  
而勒銘於神道然行狀久未克爲於是楨來以爲請  
誼不得辭謹爲攬摭其平生大凡而是書之雖於公  
之穎識淵度無能有所發揮庶幾無愧辭者矣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